

下午的阳光穿过前面热闹的集市和拥挤的人群，慢慢地爬上窗子，伏在了我身上。渐渐地，我只有闭着眼睛才可以看清前面的一切。

远处的人流，千篇一律地拎着大包小包，忙碌地穿梭着；几个孩子跑来跑去地放着鞭炮，家里也不断有人在进进出出。红色一时间充斥了身边的每一个角落。一切都表明：又要过年了，但我的心情却没有丝毫过年的迹象。它正在遥远的某个地方流连忘返，刻意地忘记了归途。那是我的脚步无法追随到的地方，我甚至可以清晰地闻到那一股甜香。那个女孩子柔软的双唇也似乎一触可及。如果不是突如其来地鞭炮声，我几乎可以进一步地看见她略微低垂着眼睛，还有她手里拿着的仿佛链子一样的东西。但这一切就在骤然间消失了踪影，迅速地弥散在空气中。

到处都蒙着一层灰。地上还留有鞭炮的残骸，一幅粉身碎骨的图景壮烈地点缀着大街小巷。人们脸上或多或少地沾染了节日过后的疲惫。办公桌对面的两个女人正在精心地描画因为吃早餐而剥落的残缺不全的口红。我像大清早坐在别人家里一样，浑身感到不自在。我喜欢女人以一种较为完整的状态出现在我面前，而不是在我面前逐渐变得完整。我的不愉快丝毫影响不了什么，也改变不了任何东西。那两个女人经过我身边的时候，笑得似乎更欢了。窗外，阳光开始透过云层照了下来，穿过玻璃温和地印在我的脸上，使我的面孔多少增添了些生气，心情也似乎变得好了许多。天色还没有完全暗下来，大街上的灯却早已光溢彩了。整个城市一改白天灰沉沉的模样，像戏台上的角儿一样，浓墨重彩，隆重登场，把整个晚上的气氛烘托得极具戏剧性。广场上空的月亮无精打采地挂在这边儿，像被丢弃的香蕉皮一样扁

秋天来鲁院学习，利用周末去看远嫁到北方的朋友敏。北方比我想象的好，土地肥沃，白杨树成片成林，只是流经村庄的河流死了。

我们坐在一条死亡的河流边上，谈起南方。敏说她最喜欢南方的河流，故乡在她心里就是一条河。

我想说南方那条河也将死了，但是看着敏的眼睛，我说河流生生不息。

北方的河流不知死了多少年，但人们让河床空着，好像在等待有一天，河里能有水。敏跑下河床，在细沙堆积的地方往下刨，沙一直是干的，湿润的土地只能在敏的记忆里。我仰起脸，穿过风扬起的尘埃看见南方，看见那条河流。

南方的河流还没死，但河床被占用了。今年清明，我绕过散发臭味的养鸡场，去看望河流。

站在水泥桥上，想看水的河流。水草与油菜花竞逐河床，河水在不足两米宽的河道里还算湍急。水表面上清亮，可水下生长着一种白色苔藓状水草。一个小孩子藏在桥洞下，用树枝搅动水面，水泛滥成污浊的一团漆黑，稍停一下，水面又恢复清亮。小孩子又搅，水面又黑。小孩咧嘴而笑，好像是一个多好玩的游戏。

我对着小孩子拍照，小孩子在桥洞下躲闪，躲不过时站起来从鸡场围墙的一个缺口里爬了进去。缺口的旁边，鸡场的鸡粪未经处理就流到河里。

鸡粪污染了河流，报应来得好快，我为那个小孩感到悲哀。我不知道这条河上有多少个养鸡场或者养猪场，有多少生活垃圾直接排到这条河里，又有多少小孩子喜欢在河边玩耍。

河脏了，水走了。

好像天上除了下雨还会下土，不然记忆里全是卵石的河，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土，怎么会长出那么多的荒草。

垃圾淤积？河水冲击散土？

这河还能活多久？尽管我在心里祈祷，神庇护我们的河流。但是我知道河流正在死去。

我没有对敏说河流正在死去，只说我们小时候在河边的趣事，像那个桥洞里玩水的小孩子一样，我们的童年与河流连在一起，水里玩，水边长。

“没事就看看河流。”敏突然说。

我们相视而笑，“没事就看看河流”，这是我父亲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父亲从这条河的上游找到母亲，他们的一生与河为伴。河东是田，河西是地。父亲早上去山上劳动时，河水刚刚及膝，下午回家河床就满了，他和母亲隔河相望，双双沿河而上，到有桥的地方相会了，再沿河而下慢慢回家。没事就看看河流，也许就是父亲沿河而行的时候品出的生活滋味。父亲还年轻的时候就死了，母亲把他埋在河对岸，让他对着河流，日日夜夜听河水流过。

敏走到一棵白杨树下，白杨树下有凹形的坑，敏说是她坐的。坐在北方死亡的河边想念南方的河。

敏的记忆里，南方的河流不会死亡。

敏的记忆里，南方的河流清且涟漪。

可我是看着河流一天天地死去，看着淘沙的人淘走了河床的沙子，看着碎石的人碎裂了满河的卵石，看着河水一年比一年减少。

人把河底挖穿了。

我不想用科学来解释河流的死亡。我和敏一样对河流怀着一种类似宗教一样的情感。河流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故乡的代名词。

那次清明的行走，是一次对河流的祭奠。结果也许可以预见，丑陋的满是垃圾的河床呈现在我面前时，我还是感觉到了惊心。河流隐现的砾石层，水波一样的冲击扇，也许是千年以来的第一次裸露。

古老，这个词跳出来，突然有种想哭的感觉。这条河流流了多少年，想必是“窈窕淑女，寤寐求之”的时代就有了吧，为什么在今天以这样快的速度走向死亡。

河之殇。

“那河上有白鹭吗？还有鬼火吗？”敏问。

“心里了。”我指了指心。小时候听大人们说，幽深的水下有水怪，路过也是心有戚戚。在黄昏时分，河面总会出现一两团鬼火在深不可测的水上飘移，把一种恐惧感推到极致。可现在裸露的砾石层让一切神秘都失去了依附的可能。

我问敏还记得河对岸的人家？

敏说那个村庄是个风水宝地。我告诉敏，那个清明我去了河对岸，在废弃的小路上拨开荒草前行。村庄已成残垣断壁，偶有一两棵老梨树在风中独白。人们背离了祖先的土地，因为河水的枯竭，因为微弱的水流载不动垃圾，全都搬到河对岸的平原上去了。

是人抛弃了河流，还是河流抛弃了人？

记忆中的木桥，只留下青石桥墩。可遥遥相望的两个桥墩连接的仅仅是一段长满水草的枯河床。水退到中间，轻轻一跳就过了河。看河水穿过丛生的杂草流来，淌在河湾里，白鹭贴着水面低飞，本来是幅美丽的画面，可水面上的漂浮物却散发出一种腥臭味。

敏说北方许多的河流再也找不到一滴水。

我想说，南方的河流也跟在后面。

敏问那条南方河流的名字。

思蒙河。我说，惊讶她不知道河流的名字却把河流当作了故乡全部的意象。思蒙河，也许真没有多少人知道这条河流的名字。河流没有名字，只是作为河流本身而存在。我见过河流的源头，也去过河流汇入岷江的湿地，在河流某段出生，在河流的某段工作，为河流写过几篇小说，闭着眼心中也有河流流过。

只是我的河流啊，正在死去。而敏的河流还像河流的样子，还可以引发诸如“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的想象。

北方的河流死了。

南方的河流也正在死去。

旧事征兆

□李燕蓉

塌塌的，发着微弱的光。在这个城市里，它已经丧失了主角的位置，甚至谈不上配角，顶多算是跑龙套的而已。人们几乎注意不到它的存在与否，抬头看见的除了灯还是灯。那些月光如水的日子呢，究竟被拖到了哪里？还有那个女孩子，究竟藏匿在了什么地方？

我似乎吸了很多烟。在一个白色的露天走廊里，女孩儿靠在柱子的一端，手里晃着一条像链子一样的东西。尽管穿着肥肥的运动衣，还是可以看到她那种颇有些命中注定的美。眼眸黑黑的，脸庞在月光下变得透明而白晰。女孩儿不时地抬起眼睛继续她无头无尾的诉说，或者说是我听到的无头无尾的诉说，因为我根本无法集中注意力。我只记得她的唇在月光的照射下莹润无比。我是怎样靠近她的？然后就触到了我渴望已久的双唇，无比地滑嫩、湿软。她很紧张，我松开手之后，她像一只小兔子一样吃惊地看着我，然后又仰起头，等待着我。我们都迟迟不愿离去。当时的月亮实在是营造了很好的气氛。月色滑嫩得一如女孩儿的脸一样，让人爱不释手。那么深的眼睛，即使低垂着也还是可以感到有一种蛊人的吸引力。她手里究竟拿着的是什么，我一时间无法弄清楚。至于她是怎样从我手中弄走的，我更是无法确切地想明白。

天气闷热而潮湿，空气中弥漫着雨来的征兆。从那间办公室出来，非但没有解决了任何问题，那些问题反而像分解式一样变成了更多的问题，层层叠叠地堆在了那里。我一下午的时间都干了些什么？

我是怀着某种希望站在冯亮的办公桌前的。办公室很漂亮，座椅的背后被一个大大的书架占满了。书架上摆满了各类的书，它是那样的醒目，以至于在和冯亮的谈话过程中，我不止一次地去关注它，甚至详细地看了许多书

的书名。我要说的话大约用了10分钟就说完了，接着我像一个求知欲很强的学生一样等待他的解答。他首先把我说的话又重复了一遍，然后肢解了它们。我在一开始尽量把他说过的话进行条理化、重点化，但很快发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像在一大片草地上除草一样，刚除好前面的一块，准备除另一块时，前面除好的那块已经以某种不同凡响的速度又长了起来，甚至比原来的还要高还要浓密。整个的劳动过程仿佛是在帮助杂草生长一样，最终我放弃了这个工作，但已经疲惫不堪了。书架上的书名大概记下了30个之多。告别的时候，冯亮用力地握着我的手，像是要传递给我某种能量似的，甚至约我过些天再来。此时的他红光满面，精神状态比进门时有过之而不及。

我长长地嘘了一口气，冯亮是什么时候练就的这种本领？似乎不久以前的什么时候他还没有这样的本领，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呀。烟拿在手里都显得有些不堪负重的样子，我的身心都已经彻底累垮了，连澡都不想冲，只想把身体平放在一个地方，连手和脚都想找个东西支撑起来。

醒来的时候外面漆黑一片，似乎雨已经打开了。肚子里开始感到了饥饿，胡乱地填了一些东西以后，整个人状态好了很多。一看表，已经9点多了，电视里的故事正开展得如火如荼。白天记下的书名在脑子里又转了一遍，但希冀像割掉的草一样，陆续地又长了起来。割掉显然不是办法，只能等着它自行枯萎，自生自灭。这一段什么都没有干成，我就这么和它一直纠缠着，一直到有一天冯亮打过电话来约我见面。地点被我选在他的办公室，我实在很想知道自己被我忘记的书名究竟是什么？我已经停不下来了。

希冀像割掉的草一样，陆续地又长了起来。割掉显然不是办法，只能等着它自行枯萎，自生自灭。这一段什么都没有干成，我就这么和它一直纠缠着，一直到有一天冯亮打过电话来约我见面。地点被我选在他的办公室，我实在很想知道自己被我忘记的书名究竟是什么？我已经停不下来了。

希冀像割掉的草一样，陆续地又长了起来。割掉显然不是办法，只能等着它自行枯萎，自生自灭。这一段什么都没有干成，我就这么和它一直纠缠着，一直到有一天冯亮打过电话来约我见面。地点被我选在他的办公室，我实在很想知道自己被我忘记的书名究竟是什么？我已经停不下来了。</